·亲情无限·

兄弟情深

□李伟锋

“兄弟，我也没啥事，只想给你打个电话。”上周四晚八点左右，哥哥从外地和我视频通话。

微信上，哥哥先发文字“你好吗”，文绉绉的。视频里，哥哥喊我小名问：“这段时间你们挺好吧!”知道我们安好后，我以为有什么事，他乐了：“你只要过得好，就好。”这个电话，把我拽回往日兄弟情深的时光。

哥哥比我大五六岁，说话干脆，自称“粗汉”，爱喝酒，是我年少时的保护神。村里放第一场露天电影，哥哥看到暮色里扯起银幕，飞回家拉我去看。那年夏天，他还驮着我，蹚过屋后那条小河，往对岸玩。在桃园里捉迷藏，池塘边摘桑葚，打枣摘梨……他不管走到哪里玩耍，都要拉紧我。

中考前，我回家拿五十元报考费。哥哥拿出身上仅有的五十元给了我。中考我考了第一名，哥哥笑了，半是羡慕半是骄傲：“俺兄弟，学习就是好！我要给俺弟准备学费呢!”一次，该交生活费了，他拍拍我说：“不就生活费吗？别急！咱爹妈年龄大了，我能干活挣钱!”次日一早，他赶到地里，趁泥土松散，麻利地薅葱、扎捆、装车，跑了二十多里路卖葱。卖完葱，他领我吃煎包、喝胡辣汤，把所有的钱数了又数说：“兄弟，这钱够不够?”我一个劲点头，他一把将钱全装进我的上衣口袋。

工作第一年，哥哥往我单身宿舍送铺盖、送面粉。工作第一天下班，我回到村里，人群中只听他自豪地说：“俺兄弟上学真有出息，没想到上出名堂了，比我强!”此情此景，一次次浮现在脑海，就像刚发生的一样。

为补贴家用，哥哥卖菜、贩瓜，南下武汉，北上林州。父母去世后，有一年正月，哥嫂到外地打工。嫂子坐在车上，哥哥却满脸凝重，不时回头看我。他一步一步登上长途汽车，像踩着我的心。

蓦然间，我意识到，他出去打工，我们想见面就难了。哥哥常给我钱，我几乎没给过他什么。我忙追到车门口，抓住他的手，把一百元塞进他手心：“哥，你拿着当路费吧!”他怔住了。兄弟多年，第一次见我的硬汉哥哥两眼噙泪：“兄弟，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，按时吃饭啊!”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模糊。

后来，哥哥通过学习、考试，进入一家公司工作。一次相聚，他说：“兄弟，你要是在俺公司，绝对是技术骨干。你有文化，喜欢钻研!”他处处以我为傲，却击中我愧疚的眼泪。哥哥机灵、爱思考、动手能力强。家里如果条件好些，他继续上学，肯定早成就一番事业。

我过生日，哥哥打电话祝福；我处对象、办婚礼，他带着笑张罗。当我受了挫折，他开导我：“遇事别一个人扛，别往心里藏。你哥我有一碗饭，就有兄弟你一碗饭。弟弟和哥还客气啥?”

同胞兄弟，同气连枝。此时此刻，哥哥在电话里又叮嘱我好好工作，注意身体……

·往日情怀·

蒲扇摇曳旧时光

□乔兆军

“六月天气热，扇子借不得，虽然是朋友，你热我也热。”儿时唱过的童谣，仿佛还在耳边回响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蒲扇轻摇的时光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人们不知道空调为何物，电扇也非一般人家能拥有，唯有这简单实用的蒲扇是度夏的必备品，伴着家家户户摇落了炎炎夏日，摇走了悠悠岁月。

“芒种”过后，气温呼呼直往上蹿，母亲打开柜子里的一个布包，拿出六七把扇子分给我们兄妹几个使用。有的人家干脆去集市上买上几把，价格便宜，也就几角钱，深受老百姓的欢迎。有细心的主妇会找来各色布条，在新买的蒲扇边沿缝上美丽的花边，既增添了风韵，又延长了扇子的使用寿命。

夏夜，月色如水。吃过晚饭，三三两两的村民便聚在村头高岗上纳凉。勤快的女人还不忘做一些手头活儿，顺便拉一下不咸不淡的家常。男人们光着膀子，脖子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，天南海北地胡侃着，手中的蒲扇不时摇上几下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孩子们静不下来，在月光下捕萤火虫、抓知了，嬉戏打闹。

母亲放下竹床，找来湿毛巾将其擦干净。我躺在竹床上纳凉，可恼人的蚊子，时不时来打扰这份安逸。母亲就一边给我讲故事，一边摇着蒲扇为我驱赶蚊子。母亲的蒲扇一下一下轻轻拍在我的头上、身上和脚上，顿时凉风徐生，一阵清爽怡人，舒畅了我的每一个毛孔。嗅着野花的幽香，听着母亲讲的故事，不一会儿我就进入了梦乡。

夏日里最辛苦的是母亲，她不仅要陪着父亲顶着烈日在田间劳作，还要为我们准备一日三餐。做饭的时候，灶膛里的火苗使厨房内温度升高了，母亲不一会儿就满身大汗。我和弟弟便轮流拿起大蒲扇，铆足了劲儿为母亲扇风，虽然累得满头大汗，但心里特别高兴。母亲则会心疼地说：“看你们，把我身上的汗都赶到你们身上了。”

一把老蒲扇在手，踱着方步，挺肚而行，或碎步轻盈，面带春风，那谱摆的，跟神仙一样。在乡下，蒲扇除了用来扇取凉风。一些老人整天手持蒲扇，满村游逛。有时将它放在青石板上，悠然地坐在上面聊天、乘凉。或将蒲扇横举在头顶，挡开额前那一片刺得人眼睛发花的阳光。

有段时间，村里的年轻人玩起了折扇，扇面上题有“清风徐来”“庄周梦蝶”之类的文字，用手一甩，“哗”一声张开，惹得我们这些小孩子眼红。玩不起折扇，我们就撕下用过的练习簿折成纸扇，虽然发不出“哗”之声，倒也可合可开。

扇子，永远是我心底一抹最温情的记忆。在这个空调普及的年代，偶尔摇摇蒲扇，一阵凉风扑面而来，我仿佛又闻到了母爱的芬芳。

·乡村纪事·

从厨房燃料看变化

□韩月琴

求学时代，每到麦罢季节，我都会跟着父母一起去麦茬地里种玉米。看着满地雄赳赳、气昂昂挺立着的麦茬，母亲总会发出无限感慨，现在这么多的麦茬也没有人稀罕了，想想我小时候饯麦茬的情景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母亲口中饯麦茬的真实场景，我没有见过，但是有关饯麦茬的故事，我已听她说起过多次。割过麦子留下的麦茬，是农村灶间烧火做饭的好燃料。在铲子上安一个长柄，顺着麦垄把长一点的麦茬饯下来，再用耙子耧成堆，拉回家烧火。

我小的时候，生活条件已经比母亲那一代好了许多，但在农村，秸秆、树枝依然是主要的厨房燃料。我还记得上小学期间，每当大风过后，我会挎个竹篮，满大街跑着捡拾被风刮断的树枝，竹篮装满，跑回家倒在灶间，再出来接着拾。那时，人们打了麦子，留下的麦秸都会在场边堆成垛，用作平日里做饭的燃料，麦秸火大、又软，支起鏊子用它烙馍最好。傍晚，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，如果谁家烧火的麦秸不够用了，准会指派小孩跑到场里拽麦秸，所以麦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不仅是麦秸，玉米秆、芝麻秆、豆秆、花生秧、棉花棵等地里生长的植物晒干之后都可以用来做燃料。

后来，蜂窝煤也慢慢在农村普及开来，只要买个煤炉，就是蜂窝煤施展本领的舞台。我记得那时我家买的是散煤，还专门买了打煤机。挑个天气晴好的日子，在院子里把煤和水按一定的比例搅拌均匀，用打煤机打出一个一个蜂窝煤，摆在阳光下，晒干之后就可以使用了。然而，蜂窝煤比起秸秆虽然节省了人力，但是必须要等到火烧上来才可以做饭，耗时较长。对于上班族来说，实在不合适，尤其是当你准备做饭的时候，发现煤火灭了，那就得重新引燃一块儿煤球，平白浪费了时间。科技在发展，慢慢地，液化气又抢了蜂窝煤的风头。液化气火头大、火力足，虽然比蜂窝煤造价高，但是，打开阀门三下五除二就把饭做熟了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液化气普遍受到人们的青睐。

后来，干净无污染的天然气相继走进千家万户。不仅是城市，就连许多农村也先后安装了天然气，管道一铺，家家户户都能使用。我们老家的天然气，已经使用了将近一年。母亲几次说道：“真是稀罕！一条黄色的管道，就能让咱们想什么时候做饭就什么时候做饭，真方便!”灿烂的笑容，像菊花一样盛开在母亲沟壑纵横的脸上。我想，当初，她饯麦茬的时候，做梦也不会想到能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。

·家有儿女·

我和二宝的幸福时光

□陈向锋

二宝断奶后，就送回老家由爷爷奶奶帮忙照看，我和爱人忙于工作，只能到周末再接来，陪他度过两天的幸福时光。

周末上午，我抱着二宝，背上小挎包，里面有给他准备的茶水、小点心，还有一把遮阳伞，去沙澧河风景区游玩。二宝已经学会走路，还不稳当，我必须牵着他的小手时时呵护着他，防止摔倒。走累了，我就驮着他，一路上，我给他指认一些景物的名字，比如：公交车、红灯、绿灯、自行车、小猫咪……恰好头顶飞过一架飞机，发出轰鸣声。我就给他说：“这是飞机。”重复的次数多了，他就记下来了。见着红绿灯，他就用手指着说：“灯!”

有时候，他上楼梯时，我怕他摔倒，要牵着他的手护着，他为了证明自己能行，就说：“爸爸你忙”。然后就自己扶着栏杆一阶一阶地努力攀上去。他这种说话的语气让我感到很惊奇，仔细一想逻辑也对，很可能是爷爷奶奶在老家对他说过：“爸爸妈妈上班忙，没时间照顾你……”然后就理解为：“你忙去吧，别照顾我了，我自己能行。”好懂事的二宝!

周末都是我陪他的时间多，老婆忙于工作，对他照顾少一些，以至于他对我的依恋很深，一会儿找不到我就要哭闹。有一次周末，我正在和他玩时，单位有事要去处理一下，就趁他和哥哥玩得高兴的时候走开了。一个小时后回来，二宝哭得满头大汗，鼻涕眼泪一大把，在胡同口老远看见我跑过来哭喊着：“爸爸——抱抱。”让我既心疼又感慨，哪有两岁的小孩不要妈妈，只要爸爸呢?

我带着他去动物园看各种动物，去河堤游园赏景，在草地上踢球，在荷花池里捉鱼，每个周末都陪他度过了幸福难忘的时光……

然而，每个周末都要经历一次分离的情景。有时候是周日傍晚，我开车把他送回去，他不想走时就拖到周一早上，爷爷奶奶把他接走，刚开始还要哭闹一阵子，但也好哄，一会儿就不哭了。两岁半以后懂事了，就高高兴兴地来，高高兴兴地回去。

习惯这种生活规律后，一到周五二宝就打电话问我：“让不让我去呀!”傻孩子，爸爸妈妈希望每天跟你在一起，只是没有时间陪着你，等你上幼儿园，就把你接来，白天在学校和小伙伴们玩，放学后就能和我们在一起了。

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你，陪你度过更多幸福的童年时光……